

洋書

續酉陽雜俎 三之十

第拾集

百三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一六〇號	一七八冊	三七二函
		五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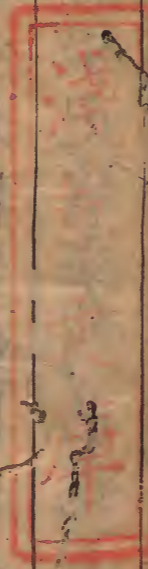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103)
函號	371 2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三

支諾臯下

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癩疾卒瘞
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
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
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
李村父名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
黃賣帖見追行數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
一處如人間太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不



西陽雜俎
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卽放還
一吏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生時憶念父母親
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
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弘義
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
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
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各氏
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竿因自入房索
刃具破篋成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
陽時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
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
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
言我死必爲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
義本經宿却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
王者問曰此何州縣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
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因何作僧領來令
廻還俗了領來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賀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子各枕一夕無所覺趙枕輒復如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姪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月餘趙病死妻令姪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錠如模鑄者所函錠處無絲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錠各長三寸餘濶如巨臂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阿賀今

住洛陽會節坊成式家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成式

一作段文昌

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

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卽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項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揚子令石

西陽雜俎 三
義留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謂非烟之
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
善琴適聽郎君琴聲奇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
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元
則自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
相隨請爲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窅
窅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卽投紙筆於燈影
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
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
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污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
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丈及
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敘幽冤之意
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
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
更恨魂香不相遇

廬州舒城縣蚓成式三從房伯父大和三年任廬
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三尺白項
下有兩足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荊州百姓孔謙蚘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小兒時見隣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蚘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蛇長尺五行疾於常蚘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頭堰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寢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

吏卽擢鰓貫鯁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孥子婢僕有頃寘礎斲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郅家在越州與堰相近目覩其事

曹州南華縣端相寺時尉李蘊至寺巡檢偶見尼房中地方丈餘獨高疑其藏物掘之數尺得一瓦餅覆以木槩視之有髓骨大方隅額下屬骨

兩片長八寸開罅徹上容釵股若合筒瓦下齊如截瑩如白牙蘊意尼所產因毀之

中書舍人崔暲弟崔暇娶李氏爲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暇在牀東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暇妻卒

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寃無訴於獄中繫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卽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常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
疑棘鍼一枝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
致風雷韋試令踏地驚之蟲伏地如滅細視地
上若石脉焉良久漸起如舊每刺土有一爪忽
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浙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
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
每夜常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一作廝羅或
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 又王相內齋有禪

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
甚惡之命焚於竈下 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
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鑿
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
簧若成韻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
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笞責
一日僕不得魚訪之於獵者可漁之處獵者給



之曰某向打魚網得一麝因漁而獲不亦異乎
僕依其所售具事於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
矣因寘諸榻日夕薦香火歷數年不壞頗有吉
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爲伺其出烹而食之亦
無其靈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
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
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
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籩金篋錦夜詣其
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
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
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盃
卽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
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
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
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
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
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

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
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
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
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鈿以珠粒豪
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
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
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
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
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
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
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
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
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
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
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旣闌妓自持鋪
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
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
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粧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荊州處士許卑得於韋氏鄰人張弘郢

忠州墊江縣縣吏冉端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生氣群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街小垵相次每垵有蟻數千幢幢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脉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壤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旣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旣覩勸吏改卜嚴師伐其卜驗爲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叫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爲祝禱療以雄黃丸方愈

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遊廬山憇於澗石忽見蟠
虵如堆繒錦俄變爲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
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
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狀如鈞鑠附苔絡蔓
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嘗見不知年代其或鍊形
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
水軍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
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
着故青衣亦不辯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
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却來取夷人
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雨至州城
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
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
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
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纔及船投岸旬月
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
玄宗眞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

石像無一存者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陋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語無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兒干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翽等五人爲火七師遇於塗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爲贈之意後數日監軍院宴滿川等爲戲以求衣糧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遞出界凡四五年間人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荊州百姓郝惟諒性麓率勇於私鬪武宗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於墻間迨宵分方始寤將歸歷道在里餘值一人家室絕卑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裝羸弊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隣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

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備掩藏固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段瘞視之散錢培襯緡之數如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與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

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虵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持錫夜入山林越兇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跣跣憇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欵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鑿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

卽着於釜承瀑敲火煑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殮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梟枝投蓋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効步漸趨以至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飢渴矣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洄戲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瓦瓶重帛羃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走群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惡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給之曰驢其人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呪効

亦歌

秀才田暉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爲縣令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群臣立于殿庭旣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

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旣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闈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搢頤竟日懶爲一言其于饌羞猶爲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

來復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
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
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
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
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
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
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
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
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
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朮及茯苓
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
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
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
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
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
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
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

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情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卽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

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
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
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
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
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
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卽立
之庶可免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
各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
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
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
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
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卽安石榴也封十八
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
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
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
可稱年三十許人

卦巽漸某等亦曰至是生至示時序古卦辭曰
 李翁樓半樓當主卯之曰致辛味李願尋坡此
 數八風輒也對樓交對月輩財至數據各異計
 眾非之辭也擬交各例昔唱安不辭也桂十八
 燄八卦辭文曰數財數李又隨台交卯之異計
 風財此自各南世樹派必而故中樂非不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四

貶誤

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予
 因讀坐右方謂之蹙戎又嘗覽王充論衡之言
 秦穆為繆音及往往見士流遇人促裝必謂之
 曰車馬有行色直臺直省者云寓直實為可笑
 乃錄賓語甚誤者著之于此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贛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
 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

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克細族孤門或啁之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効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竹賦甚麗爲詞人所諷然爲從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蕭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爲誤予讀淮南子云夫播棊於地圓者趣窞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

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卽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

餅潔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
公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餗傳記云太
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
佯不寤徐捲而啖

相傳云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
語腹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
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讀之凡歷藥名
六七不應因據藥療之立愈據劉餗傳記有患
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
網羅天下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
至某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
方以此藥爲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貺云
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
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
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

世呼病瘦爲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
呼爲天閣博陵崔謹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

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
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
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滹沱河爲崔家墓田
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斲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疫
癘也予讀漢舊儀說儼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
滄耳虎等斲爲合滄耳也

予在秘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
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儻者多會於酒樓食畢
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
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
網張雀樓羅人會着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
鍬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
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趨蛇鶴鵲侍御
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煙薰木虵楊仲嗣躁率
謂之熱鍬上猢猻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
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說蜀少城飾

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大侈焚之合在此今拾
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
典略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
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荔曰此頌清
拔卿之士龍也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貰酒少有醒時其
友題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
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于今青衿
之子無不記者談藪云北齊高祖常宴群臣酒
酣各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
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
不諂是好人也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
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爾至
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
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
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
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祖無道內外各懷怨

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致水中沉沒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集曰向來你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蓋事本起於此

今人每覩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寺中亦往往託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

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姪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齋物具千數謝之般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尙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闍者

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煞中使人遽出斬之帝基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爲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爲蚓今此報也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爲劇語予爲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旦羣婢捧匱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婿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麩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果食至盡旣還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椀進藻豆因倒著水中旣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涉多版胡言迷蹇澤瘠且聾莫使道通據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辭與贛易

林卦辭同蓋相傳誤也

予別著鄭涉好爲查語每云天公映冢染豆荆棘
不若致余富貴至今以爲奇語釋氏本行經云
自穿藏阿邏仙言磨棘畫羽爲自然義蓋從此
出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
餘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
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
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
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
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
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
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
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
二十餘明恪可愛與彥敘寒溫揮觴共飲書生
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
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
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

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玄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玄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玄績取乾飯食之卽日上章封剗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

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玄績不言之戒
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
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
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玄奘西域記云中天婆
羅麗斯國鹿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
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爲
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士曠
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
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
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
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
側隱者按劍念呪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
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語其違約烈士云
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
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
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
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
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應遽

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
烈士慙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
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
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
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頰面洞赤作禮曰師
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按理鄭符云柳中庸善
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
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
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
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說禪師本傳
云日照三藏詣說說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
俗入囂湫處說微曠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
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說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刹
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
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
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
告壺丘子壺丘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

列子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
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丘
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
見壺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
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
猗移因以為方靡因以為流波故逃也予謂諸
說悉互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衍
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
當時人聞以為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
夕白鳥蛄嘍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
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
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所食至
曉見筋因以為名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
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
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

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弘之荊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佷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成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

中

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畫鹿李績封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美其工繪曰養由百中楚恭以爲辱季不能對又有步從射版版記射的中者甚多繪曰那得不射麀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爲麀形自麀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梟鏡者往往謂壁間蛛爲鏡見其形規而匾伏子必爲子所食也西漢云春祠黃帝用一梟

破鏡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也破鏡食
父如貙虎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傳
玄賦云薦祠破鏡膳用一梟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咎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

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三

智學射於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

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

承之遂齧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齧鏑法

列子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

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蒸一作角之弧朔蓬

之籥射貫蝨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者

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

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

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差焉於是

二子泣而投弓請為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

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唯羿為

愈已於是殺羿

予未齧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韋南康臯

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壽碗中綠豆擊蠅十
 不失一一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
 其後脚畧無脫者又能拳上倒碗一作枕非走十間
 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偽周滕州錄事參軍袁思
 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倒箸揮蠅起拈其後
 脚百不失一

士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為呆愚其淺誤也如
 此禮記曰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
 今呆愚也列之為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
 雅曰復思謂之屏劉熙釋名曰呆愚在門外呆
 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西漢文帝七年未
 央宮東闕呆愚災呆愚在外諸侯之象後果七
 國舉兵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
 陵園門呆愚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略曰
 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呆愚予自筮仕已來凡
 見搢紳數十人皆謬言梟鏡呆愚事
 世說蓍泥為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鷺陶勝力注
 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鷺胸斑黑聲大者是

胡鷲其作巢喜長越巢不入藥用越于漢亦小
差耳

予數見還往說天后時有獻三足鳥左右或言一
足僞耳天后笑曰但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僞
乎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鳥天后以為周
室嘉瑞睿宗云烏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
墜地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為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為歌
以寄哀也摯虞初禮新禮曰議挽歌出於漢武帝

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

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

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

也子近讀莊子曰紼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

馬彪註云紼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

急促言引紼謳者為人用力也

舊言藏鈎起於鈎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鈎

弋夫人手拳時人効之目為藏鈎也列子云瓦

摳者巧鈎摳者憚黃金摳者昏殷敬順敬訓曰

彊與樞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採取之又令藏鈞
 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
 鈞之戲分二曹以校勝負若人耦則敵對若奇
 則使一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
 鳥又今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
 也庾闡藏鈞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鈞
 爲戲矣

世說云彈碁起自魏室粧奩戲也典論云予於他
 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巧京師有馬

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不起

於魏室明矣今彈碁用碁二十四以色別貴賤

碁絕後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碁依六博碁

形一云依大碁形頗似枕狀又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

中闕餘者思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

梁職儀曰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

如筆通志曰今錄僕射尚書手版以紫皮裹之

名曰笏梁中世已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

綴頭以紫紗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今人林

傳云陳希烈不便稅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爲將來故事甚失之矣曰今人謂醜爲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說不甚重之一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云侵貌不足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上都齊會設此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扁同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非大笑之近讀甄立言本草音義引曹憲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

今六博齒采妓乘乘字去聲呼無齒曰乘據博塞經云無齒爲繩三齒爲雜繩今樗蒲塞行十一字據晉書劉毅與宋祖諸葛長民等東府聚戲併合大擲制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巴還毅後擲得穉

今閣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言因

後魏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
宮人傳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
禮時禮樂盡在江南北方舉動法之周隋相沿
國家承之不改
侍中西漢秩甚卑若今千牛官舉中者皆禁中言
中嚴謂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
中品秩與漢殊絕猶奏中嚴外辨非也

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
祭質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謬之大者矣夫
宮中祭邪魅及葬窳則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
禮露施帳謂之入帳新婦乘鞍悉北朝餘風也
聘北道記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爲屋謂之
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夫家百餘人挾車俱呼
曰新婦子催出來其聲不絕登車乃止今之催
粧是也以竹杖打壻爲戲乃有大委頓者江德
藻記此爲異明南朝無此禮也至於奠鴈曰鵝
稅纓曰合髻見燭舉樂鋪母鬻童其禮太紊雜
求諸野

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頭杖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

乘蟬悉非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四 終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五

寺塔記上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秘書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遊日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為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画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予職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

六甲子所留書籍揃壞居半于故簡中觀與二
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
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
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善坊大興善寺寺取大興兩字坊名一字為名
新記云優填像總章初為火所燒據梁時西域
優填在荊州言隋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
有梅檀像開目其工頗拙尤差謬矣○不空三

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為龍骨以祈
雨蓋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行香院堂
後壁上元和中画人梁洽画雙松稍脫俗格曼
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幀不空自西域
賈來者○髮塔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

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
年十二月八日○梅檀像堂中有時非時經界
朱寫之盛以漆龕僧云隋朝舊物○寺後先有

曲池不空臨終時忽時涸竭至惟寬禪師止住
因潦通泉白蓮藻自生今復成陸矣○東廊之



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
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輶脂不
可浣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
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
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
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寶曆
末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
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鳥
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
玄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
不踏院門塵今有梵僧憍陳如難陀以粉畫壇
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左顧蛤像舊傳
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
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
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
食蛤非陳宣帝○于闐玉像高一尺七寸闊寸
餘一佛四菩薩一飛仙一段玉成截肪無玷膩
彩若滴○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

南內連牆其形大為天下之最太和二年勅移
就此寺拆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笥今部
落鬼神形像隳壞唯天王不損

辭二十字連句 乘晴入精舍語默想東林盡是

忘機侶誰驚息影禽善繼有松堪繫馬遇鉢更

投針記得湯師句高禪助朗吟柯古一雨微塵

盡支郎許數過方同嗅蒼蘂不用算多羅夢復

○蛤像二十字連句 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

盈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柯古相好全如梵

端倪祇為隋寧同蚌頑惡但與鷓相持善繼○

聖柱連句上有鐵索跡 天心助興善聖跡此

開陽柯古載想雷輪重絙疑電索長善繼上衝

扶蟠螭不動束銀鐺柯古飢鳥未曾啄乖龍寧

敢藏善繼

語各徵象事須切不得引俗書 一寶之數無鈎

不可鼎上人唯猊可伏非馳所堪柯古坑中無底

跡中無勝文上人與馬同渡負猿而行善繼色青

力劣名香幾重夢復尾既出牖身可取興約上人

六牙生花七支挂地

柯古

形如珂雪力絕羈瑣

善繼

園開脅上河出鼻中

柯古

一醉難調六對

曾勝

日高上人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

院亦曰木塔院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玄弟子

釋思道画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禪

師法空影堂世號吉州空者久養一騾將終鳴

走而死有弟子允嵩患風常於空室埋一柱

鎖之僧難輒愈○佛殿開元初玄宗拆寢室施

之當陽彌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來未建都時

此像在村蘭若中往往放光因號光明寺寺在

懷遠坊後為延火所燒唯像獨存法空初移像

時索大如虎口數十牛曳之索斷不動法空執

爐依法作禮九拜涕泣發誓像身忽曝曝有聲

迸分竟地為數十段不終日移至寺焉○利涉

塑堂元和中取其處為聖容院遷像廡下上忽

夢一僧形容奇偉訴曰暴露數日豈聖君意耶

及明駕幸驗問如夢即令移就堂中側施帷帳

安之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工名李岫○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當時輦土營之○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餘人

辭紅樓連句隱侯體 重疊碎晴空餘霞更助紅

蟾蹤近鳩鵲鳥道接相風善繼苔靜金輪路雲

輕白口宮元和中帝幸此處壁詩傳謝客詞人陳至

井尚寒龍跡在紅樓初啓日光通門榜占休公廣宣上人住此院有詩名號焉

紅樓集○穗栢連句 一院暑難侵莓苔可影

深標枝爭息鳥餘吹正開衿柯古宿雨香添色

殘陽石在陰乘閑動詩思助靜入禪心善繼○

題璘公院一言至七言每人占兩題靜虛熱際安居夢復

龕燈歛印香除東林賓客西澗圖書檐外垂青

豆經中發白蕖縱辯宗因袞袞忘言理事如如

柯古泉臺定將入流否隣笛足疑清梵餘柯古

語徵釋門中僻事須對麋字 莎燈 華綿 象

薦井上人集鬘地効殿林柯古夜續不竟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
八年改焉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
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觀之不覺毛戴吳畫
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
及十六對事實池尤妙絕諦視之覺水入浮壁
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携立德行天
祠粉本驗之無異○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
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
語○華嚴院中鍤鉅盧舍立像高六尺古樣精

巧○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時僧守行
建道場出舍利俾士庶觀之唄讚未畢滿地現
舍利士女不敢踐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
塔及木塔近十萬枚葬之今尚有數萬存焉○
寺有小銀像六百餘軀金佛一軀長數尺大銀
像高六尺餘古樣精巧又有簇七寶字多心經
小屏風盛以寶函上有雜色珠及白珠駢甃亂
目祿山亂宮人藏於此寺屏風十五牒三十行
經後云發心主司馬恒存願成主上柱國索伏

寶息上柱國真德為法界衆生造黃金牒經善
繼疑外國物

辭吳畫連句 慘淡十堵內吳生縱狂跡風雲將

逼人鬼神如脫壁 柯古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

栗黑夜窸窣時安知不霹靂 善繼 此際忽仙子

獵獵衣鳥奕妙瞬乍疑生參差奪人魄 夢復 往

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 一作特 蒼峭束高泉角睩

警歎側 柯古 冥獄不可視毛戴腋流液苟能水

成刹那更沉火宅 善繼

語各錄禪師佳語 蘭若和尚云家家門有長安

道 柯古 荊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 善繼

無名和尚云最後一大息須分明 夢復

題約公院四言 印火熒熒燈續焰青 善繼 七俱

脰呪四阿舍經 柯古 各錄佳語聊事素屏 夢復

又室安居延賓不局 昇上人

大同坊靈華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華至地咫

尺而滅夜有光燭室勅改為靈華儼即康藏之

師也康本住靖恭里擅曲忽覩光如輪衆人皆

見遂尋光至儼講經所滅○佛殿西廊立高僧
 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內移來畫蹟拙俗○觀
 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
 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住靈華寺儼驚覺汗流
 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画堂見菩薩一如
 其觀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聖
 畫堂中構大枋為壁設色煥縟本邵武宗畫不
 知何以稱聖據西域記菩提樹東有精舍昔婆
 羅門兄弟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歲無人應召

忽有一人自言善畫如來妙相但要香泥及一
 燈照室可閉戶六月終怪之餘四日未滿遂開
 戶已無人矣唯右膊上工未畢蓋好事僧侈此
 說也堂中有于闐鍮鈿立像甚古○遊日記所
 說刺栢太和中伐為殿材

辭偶連句共入夕陽寺因窺甘露門昇上人清香

惹苔蘚忍草雜蘭蓀夢復捷偈飛箱答新詩倚

杖論柯古壞幡標古刹聖画煥崇垣善繼豈慕

穿籠鳥難防在牖猿柯古一音唯一性三語更

三番 善繼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為貰酒家送
 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
 於王家戲畫地為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
 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
 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寺有韓幹畫下
 生幘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
 猶入神○有王家舊鐵石及齊公所喪一歲子
 漆之如羅睺羅每盆供日出之寺中 彌勒殿
 齊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
 其筆蹟不工故止一堵

辭僧房連句

古畫思匡嶺上方疑傳巖蝶閑移

忍草蟬曉揭高杉

柯古

香字消芝印金經發蔭

函井通松底脉書拆洞中緘

善繼

○哭小小寫

真連句

如生小小真猶自未棲塵

夢復

褕袂將

離壁斜柯欲近人

柯古

昔時知出眾清寵占橫

陳

善繼

不遣遊張巷豈教窺宋隣

夢復

庾樓吹

笛裂弘閣賞歌新

柯古

蟬怯折腰步蛾驚半額

嘖善繼圖形誰有術買笑詎辭貧柯古複隴迷

村徑重泉隔漢津夢復同心知作羽比目定為

鱗善繼殘月巫山夕餘霞洛浦晨柯古

安邑坊玄一作法寺初居人張頰宅也嘗供養一

僧僧以念法華經為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

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宅常聞經

聲不絕張尋知其冤慙悔不及因捨宅為寺鑄

金銅像十萬軀金石龕中皆滿猶有數萬軀東

廊南觀音院盧奢那堂內槽北面壁畫維摩變

屏風上相傳有虞世南書其日善繼令徹障登

榻讀之有世南獻之白方知不謬矣○西北角

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渭侍郎錢起郎中

讚○曼殊院東廊大曆中畫人陳子昂畫廷下

象馬人物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觀法

法儼韓混同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

轍

徵內典中禽事須切對夢復鷲頭作嶺鷄足名山

孔雀為經鸚鵡語偈善繼共命是化入數論貪

柯古 未解出籠豈能獻果人 鷄居其上鴈墮一作

於前柯古 巢頂既安入影不怖字中疑鶴一作

珠裏認鵝柯古 ○徵獸中事須切對 金翅鳥

王銀角犢子柯古 地名鹿苑塔號雀離善繼 啐

啄同時慵候調伏人 ○徵馬事 加諸楚毒

人 昇上 軋陟善繼 馬寶夢復 馱經柯古 愛馬人 昇上

紺馬善繼 馬麥約食粳柯古 鐵馬人 昇上 先陀和

柯古 勝步人 昇上 遊入正路柯古

平康坊菩提寺 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

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

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

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

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

殿內槽後壁面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

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

寫進○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

睽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蹟盡矣○故興

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汚無

虞臂胛肥置寺碑陰雕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施利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餅甕於兩廡下引吳道玄觀之因謂曰檀越爲我盡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其多欣然而許予以踪跡似不及景公寺盡○中三門內東門塑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工也其側一鬼有靈往往百姓戲犯之者得病口目如之○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竟多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嘆佛施鞍一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嘆佛因極祝右座功德冀獲厚贖齋畢簾下出綵篚香羅帕籍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失望慙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攜至西市示於商胡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

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臥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管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灰爲像今在佛殿上世號束草師

辭書事連句 悉爲無事者任被俗流憎 夢復 客

異干時客僧非出院僧 柯古 遠聞疎牖磬曉辨

密龕燈 善繼 步觸珠幡響吟窺鉢水澄 夢復 句

饒方外趣遊愜社中朋 柯古 靜裏已馴鴿齋中

亦好鷹 善繼 金塗筆是褻彩溜紙非繒 昇上人 錫

杖已剋銀田衣從壞媵 柯古 占牀慙一脅卷箔

賴長肱 善繼 佛日初開照魔天破幾層 柯古 呪

中陳秘計論處正先登 善繼 勇帶綻 綻疑作磁 針石

危防丘井藤 昇上人

酉陽雜俎卷第五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六

寺塔記下

宣陽坊奉慈寺開元中號國夫人宅安祿山偽署
 百官以田乾真為京兆尹取此宅為府後為郭
 暖駙馬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為昇平公
 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賜錢二十萬繡幘三車抽
 左街十寺僧四人居之今有僧惟則以七寶
 木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負來寺成後二年
 司農少卿楊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韵詩題此

寺自稱關西孔子二十七代孫字德鄰警句云

日月金輪動梅檀碧樹秋塔分鴻雁翅鐘挂鳳

皇樓事因見勅賜衣

徵釋門衣事語須對

如象鼻投牛

一云

耳

柯古

五納三衣

善繼

慙愧斗藪

昇上人

壞衣嚴身

約上人

畜長十日應作三誌

入上人

雜身四寸掩手兩指

柯古 瓊形刀殘

善繼

其形如稻其色如蓮

昇上人

赤麻白豆若青若黑

柯古

光宅坊光宅寺本官蒲萄園中禪師影堂師號惠

中肅宗上元二年徵至京師初居此寺徵詔云

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建

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將版基於水際慮傷生

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他去

及掘地至泉不遇蟲蟻又以複素過水有蟲投

一井水中號護生井至今涸又鑄銅蟾為息烟

燈天下傳之今曼殊院嘗轉經每賜香寶臺甚

顯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窗下尉遲畫下層窗

下吳道玄畫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韋處厚自居

內廷至相位每歸輒至此塔焚香瞻禮○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葡萄垂寶則幸此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嶮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目成講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又左右梵僧及諸蕃往竒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標標然

辭中禪師影堂連句 名下固無虛敖曹貌嚴毅

洞達見空王圓融入佛地 善繼 一言當要害忽

忽醒諸醉不動須彌山 一云不動 如須彌 多方辨無匱

夢復坦率對萬乘偈荅無所避爾如毘沙門外

形如脫履 柯古但以理為量不語怪力事木石

摧貢高慈悲引貪恚 昇上人當時乏支許何人契

深致隨宜詎說三直下開不二 柯古

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

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

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

珠受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竒古與僧智

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于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汚全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于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高因留寺中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勅取之卽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寺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呪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於奧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于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揚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匠十稔工方畢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

魏奉古為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
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辭先天幘讚連句 觀音化身厥形孔恠施腦淫

厲眾魔膜拜善繼 指募鴻紛榜列區界其事明

張何不可解柯古 閻河德川大士先天眾像參

羅瞰瞰田田夢復 百億花發百千燈燃膠如絡

繹浩汗連綿善繼 焰摩界戚一作滅 洛迦苦霽正

念歸依眾青如篲柯古 戾滓可汰癡膜可脫稽

首如空眸容若睇善繼 闡提墨尿覩而面之寸

念不生未遇乎而柯古

事徵 高力士呼二兄柯古 呼阿翁善繼 呼將軍

夢復 呼火老柯古 五輪磴善繼 初施榮戟夢復

常臥鹿床柯古 長六尺五寸善繼 陪葬泰陵夢

復 詠薺柯古 齒成印善繼 上國下國夢復 夢鞭

柯古 呂氏生髭善繼

宣陽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

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游日記

云王昭隱画門西裏面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內

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
 賢門也野义部落鬼首上蟠虵汗烟可懼東廊
 樹石嶮怪高僧亦怪西廊萬壽菩薩院門裏南
 壁皇甫軫画鬼神及雕形勢若脫軫與吳道玄
 同時吳以其藝逼已募人殺之○萬菩薩堂內
 有寶塔以小金銅塔數百飾之大曆中將作劉
 監有子合手出胎七歲念法華經及卒焚之得
 舍利數十粒分藏於金銅塔中善繼云合是劉
 銘銘作銘○佛殿東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堂中

像設悉是石作相傳云隋恭帝終此堂

雍村一作維村

○三門外画亦皇甫軫跡也金剛舊有靈大寶
 初駙馬獨孤明宅與寺相近獨孤有婢名懷香
 稚齒俊俏常悅西隣一士人因宵期于寺門有
 巨虵束之俱卒○佛殿內西座蕃神甚古質貞
 元已前西蕃兩度盟皆載此神立于壇而誓相
 傳當時頗有靈

辭三階院連句

密密助堂堂隋人歌壓桑雙弧

摧孔雀一矢隕貪狼

柯古

百步望雲立九規看

月張獲蛟徒破浪中乙漫如墻

善繼

還似貫金

鼓更疑穿石梁因添挽河力為滅射天狂

柯古

絕藝却南牧英聲來鬼方麗龜何足敵殪豕未

為長

善繼

龍臂勝猿臂星芒起箭芒虛誇絕

高鳥垂拱議明堂

柯古

崇義坊招福寺本曰正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

賜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長寧公主

錦堂於此重建此寺寺內舊有池下永樂東街

數方土填之今地底下樹根多露長安二年內

出等身金銅像一鋪并九部樂南北兩門額上

與岐薛二王親送至寺綵藥象輿羽衛四合街

中餘香數日不歇景龍二年又賜真容坐像詔

寺中別建聖容院是玄宗在春宮真容也先天

二年勅出內庫錢二千萬巧匠一千人重脩之

○睿宗聖容院門外鬼神數壁自內移來画跡

甚異鬼所執野鷄似覺毛起庫院鬼子母貞元

中李真画往往得長史規矩把鏡者猶工○寺

西南隅僧伽像從來有靈至今百姓上幡繖不

絕先寺奴朝來者常續明塗地數十年不懈李
某為尹時有賊引朝來吏將收捕奴不勝其冤
乃上鍾樓遙啓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間見異僧
以如意擊曰無苦自將治也奴覺奴跳下數尺
地一毛不損囚聞之悔懊自服奴竟無事

辭贈諸上人連句翻了西天偈燒餘梵宇香擦

眉愁俗客支頰背殘陽柯古洲號唯思沃山名

祇記匡辯中摧世智定裏破魔強善繼許獻禪

心徹湯休詩思長朗吟疎磬斷久語貫珠妨柯

古藥輿書芭葉閒來入豆房漫題存古壁恠画

匠長廊善繼

事徵釋門古今謎字爭田書貞字善繼焉兜知

伯叔柯古解夢羊負魚夢復問入曰下人善繼

塔上書師子柯古○徵前代關釋門佳譜何

充志大宇宙善繼此子疲于津梁柯古生天在

丈人後夢復二何佞于佛善繼問年荅小如來

五歲柯古荅四聲云天寶寺刹夢復菩薩嘖眉

所以慈悲六道善繼周妻何肉柯古

招國坊崇濟寺寺内有天后織成蛟

蛟志作紋

龍被襖

子及繡衣六事○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

製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辭宣律和尚袈裟絕句 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時

不鎮尼師壇無因蓋得龍宮地畦裏塵飛業相

殘

善繼 ○和前云南山披時寒夜中一角不動

毗嵐風何人見此生慙愧斷續猶應護得龍

柯

古 ○奇松二十字杉桂何相疎榆柳方迥屑無

人擅談柄一枝不敢折

柯古

半庭苔蘚深吹餘

鳴佛禽至于摧折枝凡草猶避陰

善繼

僻徑根

從露閑房枝任侵一株風正好來助碧雲吟

夢

復 時時掃窗聲重露滴寒砌風颭一枝適閑窺

別生勢

昇上人

偃蓋入樓妨盤根侵井窄高僧獨

惆悵為與澄嵐隔

柯古

永安坊永壽寺三門東吳道子画似不得意佛殿

名會仙本是内中梳洗殿貞元中有証智禪師

往往著靈驗或時在張積蘭若中治田及夜歸

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辭閑中好 閑中好盡日松為侶此趣人不知輕

風度僧語 夢復 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

木看移三面陰 柯古 閑中好幽磬度聲遲卷上

論題肇画中僧姓支 善繼

崇仁 一作聖 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

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

画盧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画總持三門

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

太苦其能久乎画畢而卒○中門窗間吳道子

画高僧韋述贊李巖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

知何人画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

画近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

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画

元中書載贊東廊北頭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

蹠聖僧中龍樹商邨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

異 一作真 画四面花鳥邊鸞画當藥上菩薩頂莖

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

辭諸画連句 柏梁體 吳生画勇矛戟攢 柯古

出奇變勢千萬端

一作出奇騁變勢萬端○善繼

蒼蒼鬼怪層

壁寬

夢復

靚之忽忽毛髮寒

柯古

稜伽之力所

痠癢

一作所痺柯古

李真周昉優劣難

夢復

活禽生

卉推邊鸞

柯古

花房嫩彩猶未乾

善繼

韓幹變

態如激湍

夢復

惜哉壁畫勢未殫

柯古

後人新

畫何汗漫

善繼

楚國寺寺內有楚哀王等身金銅像哀王繡襖半

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鳳夾黃襖于鎮在寺

中門內有放生池

太和中賜白氎黃胯衫

寺墻西朱泚宅

事徵

地獄等活

約上人

入抹洛伽

義上人

波吒

昇上人

壞從獄不生

柯古

鈇河

約上人

劒林

義上人

烱銅

昇上人

諸上人以予該悉內典請予獨徵無中陰五

無間黑繩赤樹火厚二百肘風吹二千年陟陁

羅炭鉢頭摩赫護量五十由旬舌長三車餘銅

鷲鐵蟻阿鼻十一義九千鉢頭摩如一裘訶麻

百年除一盡

並柯古

慈恩寺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

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勅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經像入寺綵車凡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常賜三藏衲約直百餘金其工無鍼紼之迹初三藏翻因明譯經僧栖玄以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張之廣衢指其長短著破義圖其序云豈謂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知之教立難四十餘條詔才就寺對論三藏謂才云檀越平生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卽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卽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卽欲穿鑿因重申所難一一收攝析毫藏耳袞袞不窮凡數千言才屈不能領辭屈禮拜○塔西面画濕耳師子仰摹蟠龍尉遲画及花子鉢曼殊皆一時絕妙○寺中柿樹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上人持常執爐循諸屋壁有變相處輒獻虔祝年無虛月又殿庭大莎羅樹大曆中安西所進其木椿賜此寺四椽椽皆灼固其木大德行逢自種之一株不活

木

西陽雜俎續集卷第六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泊韋
之暮年為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
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
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
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
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
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

西陽雜俎續集卷第六

西陽雜俎續集卷第七

金剛經鳩異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泊韋

之暮年為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
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
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
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
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
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

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
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露
詔以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
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
于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于一
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
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聲
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
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關扃已開闢矣先君受
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
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
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
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于揚州僧栖簡處聽平
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
一遍開成元年于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
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撫
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張鎰相公先君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

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解永泰
初爲朔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
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于小廳
閑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
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廻顧又無人疑是鬼物
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
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
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
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
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惡齊
丘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卽予門吏盧邁親姨
夫邁語予云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
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
大怒俱召詰之弘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
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
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
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

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云
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卧内問之王云我讀
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時見巨
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
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
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
韓方洽汗寫經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
在集仙常侍柳公爲予說

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
却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
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
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給云我常囑孫咸寫法
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
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
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
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
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
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

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
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
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
無間向來風卽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
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
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
洩冥事及廻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
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
弟子啓手足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
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
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
中後食薏苡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
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
荊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公安潯陵林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
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聞塚中呻
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

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常於
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曙中常見從貴說
韋南康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
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
外拾薪爲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
踣之于地以髮繫擗覆以駝毳一作寢其上此
人惟念經題忽見金一鋌放光止于前試舉首
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
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

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
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著黃衣至
床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
闢與竇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卽留坐逡巡又有
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遲荅之曰緣
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氣須
得猪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
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

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卽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收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爲孔目典合知是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卽欲叅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竇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卽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香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卽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卽自陳設若干人齋画某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幘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卽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又令合掌其經卽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迴復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

云昭本名釗是金榜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卽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寺有僧靈歸其迹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卽語其處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廻入寺聞鍾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國亦以其跡勉靈歸也靈歸感悟折節緇門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

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
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
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
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
進朝感泣說之因爲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後出
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泔陽鎮將王沔常持
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迴至陀灘船破五人同
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
牢鎮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陀
灘至下牢三百餘里

長慶初荊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蠱得病骨立
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有人
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蟻長
一肘餘因此遂愈荆山僧行堅見其事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
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
何功德荅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繡坐

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餘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歷初

一云長慶

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為櫺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下矢落



西陽雜俎 十
如雨同火人念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旣死夢至
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
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
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
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
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
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
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
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
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卽夢中所過河也忠
幹見在齊德軍

何軫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
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
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
入歲假遍別親故何軫以爲病魅不信至歲除
日請僧受八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
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
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州北郭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如葷飲酒爲賞設
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
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
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
斃之郭有番狗隨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
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駢逐不去郭異之怒遂
解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
野外見衣一襖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
言于妻子隣人卽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
其不承認以大關挾脛折三段後令杖脊杖下
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
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
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
盡破裂安今見在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
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
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

年稱是已侄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畚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筥篥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係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蓼蓼鼓起時詣隣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債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

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剗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事已于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

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草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剗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

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倒磧中
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
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繼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
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
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
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
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
苦極強首推吏疑其寃未卽具獄其人惟念金
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
獄中轉至于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
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
賊首悲悔具承以匿嫌誣之

大嶽中轉至于前山因畢取之嶽卒意難及如斯
 網罟其置京口書齊本息忽一日首竹兩箇
 今解足視
 志書觀其工

西陽雜俎續集卷第八

支動

北海有木兔類顛鵲

鼠食鹽則身輕

烏賊魚骨如通草可以刻為戲物

章舉每月三八則多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傍背上

常以左脚捉物寘于右脚右脚中有齒嚼之方

內于口大三尺餘其聲朮朮南人呼爲海朮

獵者不殺豺以財爲同聲 又南方惡豺向人作

聲

衛公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背似雞身

如魚

衛公年十一過瞿塘波中覩一物狀如嬰兒有翼

翼如鸚鵡公知其怪卽時不言晚風大起方說

句容赤沙湖食朱砂鯉帶微紅味極美

負朱魚亦絕美每鱗一點朱

向北有濮固羊大而美

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

蜃身一半已下鱗盡逆

太和七年河陰忽有蠅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陽界

經旬方散有李準時爲尉向予三從兄說

南中瑋瑁斑點盡模糊唯振州瑋瑁如舶上者嘗

見衛公先白書上作此疇瑁字

衛公言鵝警鬼鳩鵲厭火孔雀辟惡

洪州有牛尾狸肉甚美

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鬪雞高于常雞數寸無敢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足強買之因寒食乃進十宅諸王皆好鬪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主雞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雞實有第長趾善鳴前歲賣之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

韋絢云巴州兔作狸班

凡鷲鳥雄小雌大庶鳥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

蚓必齧爲兩段纔斷各化爲異蟲相似無別

又有赤腰蜂養子於蜘蛛腹下

鯪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

江淮人食此魚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貽孫云嘗見木枝化爲蚓

道書以鯉魚多爲龍故不欲食非緣反藥庶子張

文規又曰醫方中畏食鯉魚謂若魚中猪肉也

衛公画得峽中異蝶翅闊四寸餘深褐色每翅上

有二金眼

公又說道書中言麀鹿無魂故可食

予幼時嘗見說郎巾謂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郎巾予夜會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筋者坐老僧泰賢云涇帥段祐宅在招國坊嘗失銀器十餘事貧道時爲沙彌每隨師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貧道以錢一千詣西市賈胡求郎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健朱秀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遂于古培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祐得卽令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蠕動有一女奴臉唇瞶動詰之果竊器而欲逃者

象管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扎三十餘扎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扎象死共空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可令代樵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南安蠻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虵泛江岸首如張帽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

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丫戾長一丈白毛尾

似鹿出西域

潜牛勾漏縣大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鬪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猫目睛算圓及午豎歛如綫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閩中逆循其毛卽若火星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紅叱撥及青驄色者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

鼠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鼠一說鼠母頭脚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中者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鼠灾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虎動成萬萬鼠其肉極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則爲鼠王俗云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凶

千歲燕齊魯之間謂燕爲乙作巢避戊巳玄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要云五百歲燕生胡髯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

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鵲窠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

卵端午日午時焚其窠炎病者疾立愈

勾足鸚鵡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鬪狀往往

墮地俗取其勾足爲媚藥

壁鏡一日江楓亭會衆說單方成式記治壁鏡用

白礬重訪許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礬

爲膏塗瘡口卽差兼治虵毒自商鄧襄州多壁

鏡毒人必死坐客或云巳年不宜殺虵

大蝟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蝟如琵琶大每出

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矣

紅蝙蝠劉君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

南人呼爲紅蝙蝠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艸

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

其母必知處然後各致小子巾埋東行陰墻

下三日開之卽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

子卽子歸母用母者卽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

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一名魚伯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
殼中載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
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螺羸今謂之蠓螭也其為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
取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為已子蜂亦如此耳
鯽魚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
暑而避風此魚狀即與江河小鯽魚相類耳潯
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

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黃魴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榭葉口在頷下眼
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

魴音烘

螃螬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籬頭溺一
名螃螬其溺甚毒

鄆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鱣魚大可尺圍烹而
食之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自此輕健

劍魚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
喜鳴因以為名虎魚老則為蛟江中小魚化為

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金驢晉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聖龜福州貞元末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錢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

運糧驢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鄧州卜者有書生住鄧州嘗遊郡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占之卜者視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祝祝畢拂龜改灼復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年書生歸云遊某山深洞入植物蟄如中疾四支不能動昏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頸臨口鼻細視之乃巨龜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曰其家卜吉時焉

五時雞影鵝池北有鳴琴苑何夜雞鳴隨鼓節而
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
時雞

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云
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向北徂

蝟見虎則跳入虎耳

鷓子兩翅各有複翎左名撩風右名掠草帶兩翎
出獵必多獲

世俗相傳云鴟不飲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

水飲

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白
毛上捧議者以爲獬豸

獬豸見鬪不直者觸之窮奇見鬪不直者照之均
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
以窮奇爲名

鼠膽在肝活取則有

以藥香為各

長燭也其致惡不同姑母子以繼惠為玩小人

繼者貝闕不直香黝之藥香貝闕不直香煎之此

手土耕藉香以為繼者

開示二十一羊富平縹塗一魚輒羊肉魚當煎白

水增

西陽雜俎續集卷第九

支植上

衛公平泉莊有黃辛夷紫丁香

都勝花紫色兩重心數葉卷上如蘆朶藥黃葉細

那提槿花紫色兩重葉外重葉卷心心中抽莖高

寸餘葉端分五瓣如帶瓣中紫藥莖上黃葉

月桂葉如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藥花盛發如柿葉

帶稜出蔣山

溪蓀如高粱薑生水中出茆山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貞桐枝端抽赤黃條條復旁對分三層花大如落

蘇花作黃色一莖上有五六十朵

俱郇衛葉如竹三莖一層莖端分條如貞桐花小

類木榭出桂州

瘴川花差類海榴五朵簇生葉狹長重沓承于花

底色中第一蜀色不能及出黎州按轡嶺

木蓮花葉似辛夷花類蓮花色相傍出忠州鳴玉

溪邛州亦有

牡桂葉大如苦竹葉葉中一脉如筆跡花蒂葉三

瓣瓣端分爲兩岐其表色淺黃近岐淺紅色花

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簇蝶花花爲朶其簇一藥藥如蓮房色如退紅出

溫州

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葉簇生如慎火草出丹

陽山中

那伽花狀如三春無葉花色白心黃六瓣出舶上

南安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

崙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

三賴草如金色生于高崖老子弩射之魅藥中最

切

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桂花

耐日又張曲江詩桂花秋皎潔妄矣

木中根固柿為最俗謂之柿盤

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

衛公言滑州櫻桃十二枚長一尺

韋絢云湖南有靈壽花數帶簇開視一日如槿

紅色春秋皆發非作杖者

又言衡山祝融峯下法華寺有石榴花如槿紅花

春秋皆發

衛公又言衡山舊無棘彌境草木無有傷者曾錄

知江南地本無棘潤州倉庫或要固墻隙植薔

薇枝而已

衛公言有蜀花鳥圖草花有金粟石闕水禮獨角

將軍藥管石闕葉甚奇根似椶葉大凡木脉皆

一脊唯桂葉三脊近見菝葜亦三脊

蓴根羹之絕美江東謂之蓴龜

王旻言蘿蓄一日根莖並生熟俱涼

重臺朱槿似桑南中呼為桑槿

金松葉似麥門冬葉中一縷如金縷出浙東台州

猶多

衛公言迴訖草鼓如鼓及難果能菜

江淮有孟娘菜並益肉食

又青州防風子可亂舉撥

又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

衛公言蜀中石竹有碧花

又言貞元中牡丹已貴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

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

葵校幾多成式又嘗見衛公圖中有馮紹正雞

圖當時已画牡丹矣

衛公莊上舊有同心蒂木芙蓉

衛公言金錢花損眼

紫薇北人呼為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

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

衛公言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東都勝境有三溪今張文規莊近溪有石竹一竿
生瘦今大如李

麻黃莖端開花花小而黃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
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太常博士崔碩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栢及暮秋葉
上斂俗呼合掌栢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處有碧花玫瑰而今亡
矣

崔碩又言常盧潘云衡山石名懷

三色石栢花衡山石栢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
牡丹亦有無花者

衛公言二鬣松與孔雀松別又云欲松不長以石
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東都敦化坊百姓家太和中木蘭一樹色深紅
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
水北經年花紫色

處士鄭又玄云閩中多佛桑樹樹枝葉如桑唯條

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長一寸餘似重臺狀花亦有淺紅者

獨椴樹頓丘南應足山有之山上有一樹高十餘丈皮青滑似流碧枝幹上聳子若五綵囊葉如亡子鏡世名之仙人獨椴樹

木龍樹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爲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

魚甲松洛中有魚甲松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九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十

支植下

青楊木出峽中為床臥之無蚤

夏州槐夏州唯一郵有槐樹數株鹽州或要葉行

牒求之

蜀楷木蜀中有木類柞眾木榮時枯枿隆冬方萌

芽布陰蜀人呼為楷木

古文柱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

長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

西陽雜俎
者八九尺頭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
儉云江東不閑隸書秦漢時柱也

色綾木臺山有色綾木理如綾文百姓取爲枕呼
爲色綾枕

鹿木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馬伏波所種木多節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
則葉舒出東海

黝木節似蟲獸可以爲鞭

桄榔樹古南海縣有桄榔樹峯頭生葉有麵大者
出麵百斛以牛乳噉之甚美

怪松南康有怪松從前刺史令画工寫松必數枝
衰悴後因一客與妓環飲其下經日松死

河泊下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漆水至此沸騰鼓
怒槎木汎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泊
下材

交讓木武陵郡記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衆木敷榮
後方萌芽亦更歲迭榮也

三枝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

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

無患木燒之極香辟惡氣一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肥能符劾百鬼擒魍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爲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醋心樹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隣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嘆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

樹病醋心杜染指于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鈎披蠹再三鈎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傳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標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女草歲蕤草一名麗草亦呼爲女草江湖中呼爲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爲名

山茶花山茶葉似茶樹高者丈餘花大盈寸色如

緋十二月開

西陽雜俎 三
異木花衛公嘗獲異木一株春花紫子思木中一
歲發花唯木蘭

王母桃洛陽華林國內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栝萋
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亦名西王母桃

胡榛子阿月生西園蕃人言與胡榛子同樹一年
榛子二年阿月

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東荒栗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殼徑三尺三寸
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令

人短氣而渴

猴栗李衛公一夕甘子園會客盤中有猴栗無味
陳堅處士云虔州南有漸栗形如素核

儋嵯芥芥高者五六尺子大如雞卵
儋嵯瓠儋嵯種瓠成實率皆石餘

童子寺竹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
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大如絞
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之一觔得千歲也

石髮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
始生至八九日已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
盛衰也

席箕一名塞蘆生北胡地古詩云千里席箕草
宋州莆田縣破岡山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
合簣莖及蓋黃白色其下淺紅盡爲過僧所食
云美倍諸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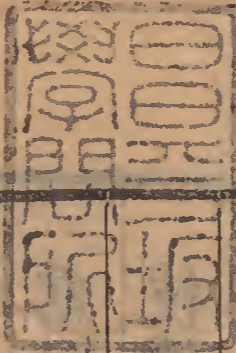
大食勿斯離國石榴重五六斤
南中桐花有深紅色者

東宮郡漢順帝時屬南海西接高涼郡又以其地
爲司諫都尉東有蕪地西隣大海有長洲多桃
枝竹緣岸而生

楓樹子大如雞卵二月華已乃著實八九月熟曝
乾燒之香馥

酉陽雜俎方集余見之梓之矣茲續集也
後俱有強舉記其方名之曰我從來難解宗
人有以中行狀子許梗陽人巫學子爲解理
處之或曰言其秘要解兵法有咒曰

家則是也於延矣寺塔記或長安西街梵
 刹微輝門事甚美更若殿上障繪画而不及
 土木之宏麗蓋以文皇帝掃請一更物塵
 便建一伽藍為功德其輦轂之下以力為輕
 許諸公立金石而表彰之柯古亦作贅疣也
 若与物術之策業西京東都各自生面於
 不嘉平月鑄工告竣湯力浚湖南毛等



西陽雜俎續集卷第十 終

